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近代中国宗教 文化史研究（下）

何建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近代中国宗教 文化史研究（下）

何建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上、下)/何建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3-18953-3

I. ①近… II. ①何… III. ①宗教文化—文化史—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037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798 5880654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JINDAI ZHONGGUO ZONGJIAO WENHUASHI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40 mm

印 张: 49.25

插 页: 3

字 数: 8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肖 辉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上)	(13)
一、近代中国宗教与进化论思潮	(14)
二、近代中国宗教与三民主义	(49)
三、近代中国佛教与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	(64)
四、近代中国宗教与马克思主义	(71)
第二章 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下)	(115)
一、基督教来华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115)
二、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	(137)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	(217)
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义观	(261)
五、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民族主义救国理念	(288)
第三章 宗教与近代科学观念	(320)
一、东西方宗教所面对的近代科学观念	(320)
二、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科学化宗教观	(328)
三、近代中国基督教界的科学观	(335)
四、近代科学化运动对传统佛教的挑战	(343)
五、近代中国佛教界对传统佛教的反思	(356)
六、近代中国佛教界对科学与佛教关系的认识	(378)

第四章 宗教与近代文化论争	(399)
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督教观	(399)
二、近代中国基督徒的文化自觉	(421)
三、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佛教观	(436)
四、近代中国佛教界对文化论争的认识	(455)
第五章 宗教相遇：佛教近代化与基督教中国化	(508)
一、基督教经验与中国佛教走向现代的革新	(510)
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	(548)
第六章 文化传承：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时追寻	(583)
一、现代化教育体制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584)
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以武昌佛学院为例	(603)
三、中国化浪潮中的现代国学教育：以辅仁大学为例	(631)
第七章 文明对话：宗教对话与文化融合	(652)
一、西风东渐的挑战与道教的应对	(653)
二、西风东渐的挑战与佛教的回应	(673)
三、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交会：以吴雷川为例	(690)
四、基督教与道家文化的交会：以林语堂为例	(710)
参考文献	(728)
索引	(756)
后记	(774)

CONTENTS

Chapter 1 Religions and the Social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I)	13
1. 1 Religions an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4
1. 2 Religions an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n Modern China	49
1. 3 Buddhism and Anarchism and the Early Socialism in Modern China	64
1. 4 Religions and Marxism in Modern China	71
Chapter2 Religions and the Social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II)	115
2. 1 Christian Mission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115
2. 2 Christian Response to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20s of China.	137
2. 3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ewpoints on Anti-imperialism and National Salvation during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Right	217
2. 4 Christian NationalisticViewpoints during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Right	261
2. 5 Buddhist Nationalistic Viewpoints on National Salvation in Modern China	288

Chapter 3 Religions and the Thought of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320
3.1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Concept of Science in Modern World	320
3.2 Scientist Concept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328
3.3 Concept of Science of Christians in Modern China	335
3.4 Chinese Buddhists face a Challenge of the Scientist Movement	343
3.5 Chinese Buddhist reflection on the Traditional Buddhism of the Past	356
3.6 Chinese Buddhist review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Science	378
Chapter 4 Religions and the Debate of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399
4.1 Intellectuals' view on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399
4.2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ristians in Modern China	421
4.3 Intellectuals' view on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436
4.4 Debates of Chinese Buddhists on Culture	455
Chapter 5 Interreligious Encounter: Modernization of Buddhism and Sinologization of Christianity	508
5.1 Historical Christian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Buddhism	510
5.2 Historical Chinese Buddhism and Sinologization of Christianity	548
Chapter 6 Cultural Propagation: Searching for N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Simultaneously	583
6.1 Cultural Education in Modern Instructional System; a Case of St. John College	584

6.2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Buddhist Educational System; a Case of Wuchang Buddhist Seminary	603
6.3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Movement of Sinologization; a Case of Peiking Catholic College	631
Chapter7	The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652
7.1	Chinese Taoist Response to Challen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653
7.2	Chinese Buddhist Response to Challen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673
7.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 Case of Wu Leichuan	690
7.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oism and Christianity; a Case of Lin Yutang	710
References		728
Index		756
Postscript		774

第四章

宗教与近代文化论争

中国历史上早已就有夷夏之辨的文化论争，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入，使中西文化论争逐渐显露出来，但仍是传统夷夏之争的余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重新打开了封闭的中国国门，西方的宗教、科学与思想文化也因此相继涌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一直持续至今的中西古今文化论争。这场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论争，不仅推动着中国文化不断革新传统、走向世界，也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迁。

从鸦片战争时期和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面的文化之争，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制度层面的文化之争，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层面的文化之争，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文化自觉的思想启蒙之路。也正是从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复兴中的中国佛教与本土化的中国基督教，既面临着新文化论争的严峻挑战，同时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论争中，从救亡图存的中国历史使命出发，阐扬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发展观念，不仅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宗教文化的现代发展。

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督教观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论争，主要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基督教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基督教的中国化（“本色

化”)问题;二是,基督教在现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后一个问题涉及基督教的文化观及文化立场和文化作用。

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不久,袁世凯很快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组成北洋政府,从此出现了帝制复辟与文化复古的民初历史狂潮,也因此兴起了晚清以来革新与复古两大历史文化潮流的激烈较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代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文化意识的《青年杂志》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拉开了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以《青年杂志》和次年改编的《新青年》为阵地,挺立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潮头,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知识群体。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开宗明义:“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①这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将其影响的重心放在青年身上,并希望广大青年能够以新的面貌、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来承担中华民族新陈代谢的历史重任。《青年杂志》的出版很快引起社会的反响,不久,同是以争取青年为目标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便写信给《青年杂志》的出版者群益书社,要求该杂志改名,因为该会早已办有杂志《青年》《上海青年》等杂志,明显造成雷同。^②这可以说是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群体与中国基督教界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交涉,也是《青年杂志》出版后所面对的第一次正面挑战。很显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要求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更名,固然由于名称上有雷同之嫌,但也与争夺青年这个最有希望的社会群体有直接关系,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青年杂志》明确标榜科学理性主义,认为“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独秀文存》,第3页。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页。

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①，号召广大青年应当具有“科学而非想象的”精神。这显然与提倡宗教信仰的基督教青年会格格不入，是明目张胆地与基督教会争夺青年人的信仰地盘。^②

从1916年出版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这看起来像是陈独秀完全屈从了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的压力，实际上更显示出陈独秀的时代智慧。《新青年》名称的确立，不仅表明他非常重视青年的思想启蒙工作，更表明他的目标是要重新塑造有别于基督教会和社会上各派人物所理解的青年新人。正如陈独秀在改名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中所说：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③

其实，也正如汪叔潜在《青年杂志》创刊之时发表的《新旧问题》一文中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独秀文存》，第8页。

② 在基督教青年会方面，有学者指出：“1896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穆德来华，‘他使中国学生确实知道假如世界基督教学生团契的利益……他来华旅行的结果，增加了新的学校青年会’。在他的倡导下，基督教青年会注重通过出版书刊来影响、教育青年学生。1903年谢洪赉加入青年会，该会的青年文字工作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在1916年去世之前，‘所编成之书籍达七十余种，靡不以针对当代青年的需要为目标’。他的文字工作备受后人推崇，其‘以文字抓住青年知识分子……实为改造中国社会，促成中国现代化之基本坦途’。《学生青年报》即由谢洪赉独立编辑。另外，谢氏还邀请他在中西书院的同事范丽海到书报部主编《进步》。1917年谢氏去世后一年，《学生青年报》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杂志，成为青年会的代表刊物。基督教青年会将青年工作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中国兴办新式学校，造就出具有现代眼光并得到新式训练的青年，他们的人数日有增加……这些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发现有许多新的社会机关需要他们去服务，主要的如铁路、洋行、电报、学校等都是，为要联合一班新青年来组织团契，和实现共同的理想。’很明确，基督教青年会是想通过影响中国青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见吕明涛：《〈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http://blog.westca.com/blog_u2871/p/43065.html。

③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独秀文存》，第42页。

所说：

吾何为而讨论新旧之问题乎？见夫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吾又见夫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于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上自国家，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吾人与事物之缘，一日未断，则一日必发生新旧问题。新新旧旧，杂陈吾前，吾果何所适从耶？^①

这也就是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一开始注重的就是新旧问题，他要提倡的是新政、新学与新道德，他要影响和培育的是新青年。但是，由于他提倡科学理性主义，批判蒙昧的宗教迷信，很容易使人们将他视为宗教的否定者。实际上，从他一开始对“新旧问题”的理解上就可以看出，他批判的是旧的，包括旧政、旧学和旧道德等，而提倡新政。因此，他后来在谈到文化问题时，就很明确地说：

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②

陈独秀以上这段话透露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他认为文化是应当包括宗教的，新文化应当有新宗教。这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绝对地排斥宗教，而是充分肯定宗教在新文化中的地位。之前他所以有批评和排斥宗教的言论，其实矛头是针对旧宗教的。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回答的

①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②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123页。

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约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现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世界，还有什么人生呢？又像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①

以上他所批评的佛教与耶稣教(基督教)是针对旧的佛教与基督教而言的，因此他批评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其实，早在《青年杂志》时期，陈独秀就狠批传统基督教的人生观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人生需要。他说：

耶稣之教，以为人造于神，复归于神，善者予以死后之生命，恶者夺之，以人生为神之事业。其说虽诞，然谓天国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故信奉其教之民，受祸尚不若印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教宗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②

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没有否定宗教存在的合理性，甚至企图为培养未来的宗教家而努力。他认为受教育的青年，首先应当是一个身强力壮、信心满满的人，而不能只是学会知识，“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否则，“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

①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独秀文存》，第124页。

②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独秀文存》，第17页。

破浪，制胜万里外也？”这也是他向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教育青年的重要责任。^①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陈独秀所关心于青年的，不仅是他们未来能成为政治家、企业家，还寄希望于他们未来有合格的宗教家。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当康有为等人提出要建立孔教，主张将孔教载入宪法，以排斥其他各宗教时，陈独秀不仅从批判旧孔教、旧道德的角度表示激烈的反对，而且还从尊重多种宗教信仰自由的角度反对独尊孔教。他与《新青年》的孔教观也因此遭到孔教论者的猛烈批评，陈独秀则回应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②

又说：

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③

①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独秀文存》，第20页。

②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442—443页。

③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独秀文存》，第92页。

陈独秀虽然批评各种旧的宗教与旧的道德，寄希望于建立未来的适合现代社会人生的新宗教与新道德，但是，他很少肯定中国传统的宗教资源，而是更多地强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未来建设中的重要关系。在《新青年》停刊前不久，他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比较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基督教观念。

他首先从基督教在中国明清以来的历史谈起，指出从明代基督教来华算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流传也已经四五百年了，尊崇基督教的人虽然不一定全是因为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但是，在社会上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人自必不少，尤其是到了近代马礼逊来华开教以后，经过西方坚船利炮作为后盾，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由此也引起了近代中国史上许多重大的问题。可是，过去我们一直不把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当作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将其看作一种邪教，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关系，也不去想办法研究解决有关的问题，因此消极地酿成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许多纷扰问题，而“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他特别将基督教与所谓孔教(圣教)相比较，批评一些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一味地以孔教为圣教或国教，而极力排斥基督教的做法，他说：

现在若仍然轻视他(基督教)，不把他当做我们生活上一种重大的问题，说他是邪教，终久是要被我们圣教淘汰的；那么，将来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并且在社会问题上还要发生纷扰，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的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上眼睛瞎说！^①

很显然，陈独秀并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极力地排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而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强调基督教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可以轻

^①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独秀文存》，第278页。

视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不能采取一概批判或否定的态度，而应当积极地面对，自觉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独秀并不讳言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的事实，但是，他同时强调基督教是近代先进的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更强调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他说：

欧洲底文化从那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不但耶稣如此，《旧约》上开宗明义就说：“有害你们生命流你们血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人与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像造的”（《创世记》第九章之五、六）。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①

陈独秀极力高扬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将它从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中剥离出来，并以此作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从基督教的教义学角度来讲，这当然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但是，处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在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浪潮冲击之下，陈独秀并没有像一些激进的科学理性主义者那样完全否定基督教的教义，而是积极地肯定基督教教义中若干适应现代社会人生的内容，在当时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了。这也体现出他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对西方文化、特别是作为西方文化之重要基础的基督教文化的独特理解。

正是因为陈独秀将博爱精神看作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所以他批评中国历史上的基督徒和中国人，却完全忽略了基督教文化中这个极其宝贵的优秀遗

^①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独秀文存》，第279页。

产。他还特别分析了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人那样排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酿成那么多的教案，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十点，他说：

(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底怨恨。(3)因为中国人底尊圣、攘夷两种观念，古时排斥杨、墨，后来排斥佛、老，后来又排斥耶稣。(4)因为中国人底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往来的人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稣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老，所以觉得他无聊。(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圣的官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士拥护教徒底人权，遭官场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恶徒，扩张教势，遭人民怨恨。(7)基督教义与中国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显然冲突。(8)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9)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反以科学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许多无根的谣言。(10)天主教神秘的态度，也是惹起谣言的引线。^①

陈独秀还说道，以上这十种原因当中，多半是由于中国人的错造成的，只有少数是外国人造成的。他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未能使中国得益于它的博爱精神而深感惭愧和惋惜，但是，他更批评那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不仅不能彻底地反省，还要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采取横蛮的排斥态度。他非常明确地指出：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②

①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独秀文存》，第279—280页。

②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独秀文存》，第280页。